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 新聞識讀與數位公民權：從女性主義／批判教育學檢視大 學生的線上公民實踐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8-2629-H-128-001-  
執行期間：98年08月01日至99年12月31日  
執行單位：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計畫主持人：林宇玲

報告附件：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100 年 03 月 24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

新聞識讀與數位公民權：

從女性主義／批判教育學檢視大學生的新聞識讀與線上公民實踐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8-2629-H-128-001-

執行期間：98年8月1日至99年7月1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計畫主持人：林宇玲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須繳交以下出國心得報告：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理方式：除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 壹、前言

目前國內有關新聞／媒介使用和公民實踐的討論多偏重在政治層面，主要從政治傳播的觀點，探討新聞報導對民眾的政治知識、政治態度（如：興趣、冷漠、信任等）或政治參與（如：投票、集會、抗議等）的影響（陳憶寧、羅文輝，2006；張卿卿，2002；劉嘉薇、陳義彥，2005）。其中，彭芸（2004）曾引用「社會資本」概念來豐富「公民參與」的內涵，但因研究以量化調查為主，只發現收視媒介的內容可能比收視時間更能用來預測社會資本。至於新聞／媒介使用，究竟以何方式、為何目的、助長何種社會資本、達成何種公民參與，則缺乏較細緻的說明。

事實上，這類研究也多接受主流新聞學的預設：硬性新聞能讓公民認識公共事務；軟性新聞則可能傷害公民對政治的信任（陳憶寧、羅文輝，2006：99-100）。而這樣的預設在權威式微且消費至上的今日，似乎較難掌握民眾的新聞／媒體使用和公民參與的關連（Deuze, 2008）。

在後工業的民主社會中，國家或政府對個人的控制已趨衰微，個人和他人、甚或社會網絡之間的關係卻更形密切，因此研究若單從傳統「政治」面向著手並不足以說明當代公民所需面對的問題——除政治參與外，尚包括個人因生存而引發的種種民生問題或文化認同，這些都可能和個人切身有關，屬於私領域，但卻必須在（新聞）公共領域上討論和參與（Deuze, 2008）。因此，公／私、軟／硬二分的做法與思維，在公／私不分的今日，尤其是年輕文化中已顯得有些侷限。

綜上所述，本研究採用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從反本質論的立場，在複雜的權力脈絡底下檢視大學生的新聞／媒體使用，試圖瞭解他們為何近用、偏好哪些不同新聞／媒體？是否受到性別的影響，發展出「男女有別」的新聞消費模式？當近用新聞時，他們究竟是被動地接受告知，抑或主動地參與觀看？在新聞消費的過程中，年輕人除了滿足個人需求和獲得愉悅之外，有無從事公民參與（如：讀者投書或進行抗議）？

從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來看，「新聞」並非事實的反映，而是一套人為建構的論述，其背後受制於特定的生產機制，左右新聞報導的方向與表現。當年輕人在近用新聞／媒體時，可能因不瞭解新聞的產製過程，在「新聞＝事實」的宣稱下受到誤導，而影響其公民參與。為擴大和深化年輕人公民實踐的範圍與程度，本研究結合了「研究」與「實踐」，試圖以「媒體識讀」課程作為研究場域，一方面調查大學生在未接受「新聞識讀」之前的新聞／媒體使用和公民參與的形式。另一方面，則利用女性主義／批判教育學發展出一套「新聞識讀」，協助大學生自覺和反思其平日的新聞／媒介使用，並以網路作為數位實踐平臺，一面練習上課所學的識讀技巧；一面從事線上公民實踐，然後比較、評估他們在識讀前後的差異。

綜觀前述，本研究不同於國內外現有的研究，試圖以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重新檢視年輕人和各類新聞、公民實踐之間的多元、動態關係，並嘗試以批判的「新聞識讀」

從中改變大學生對新聞的認知與消費方式、以及鼓勵其發揮數位公民權。基於此，本研究的重要關切和研究目的有以下五點：

- (一) 調查大學生近用不同類型新聞對公民參與形式的影響；
- (二) 探討性別運作對大學生平日消費新聞和公民實踐的影響；
- (三) 檢視批判「新聞識讀」對大學生消費新聞／媒介和發展公民意識的影響；
- (四) 實驗女性主義／批判教育學對大學生發展性別／批判意識的影響。
- (五) 闡明網路科技對大學生發展數位公民權的影響。

## 貳、相關文獻與研究問題

### 一、後結構女性主義與新聞閱聽人研究

女性主義向來關切流行文化，但對新聞學和新聞卻顯得興致缺缺，除了零星的論文外，有關新聞學的重要著作一直等到 90 年代末才出現，如 C. Carter 等人（1998）所編著的《新聞、性別及權力》。R. Parameswaran（2005: 197-8）指出，女性主義者之所以忽略新聞閱聽人研究，主要是為了凸顯其學術關切有別於男性學者，故刻意挑選不受重視的「女性文類」（feminine genres）和「閱讀愉悅」作為研究主題。此顯示，過去女性主義受到二元本質論的影響，將「新聞＝現實＝男性文類」對立於「流行文化＝想像＝女性文類」，並將後者通稱為「女性論述」、「婦女文化」或「女性價值」（Gill, 2007: 15）。

這樣的區分到了今日，已明顯不適用。今日的媒介環境越來越多樣且豐富，不但有大批女性加入新聞行列，而且新科技也改變了新聞的產製和消費方式，導致新聞學出現多種樣貌（如：小報新聞學、線上新聞學等）。新聞業逐漸從公共服務走向消費者導向，新聞變得越來越通俗化，已成為流行文化和娛樂工業的一部份（Harrington, 2008; Sheridan et al., 2006）。儘管如此，Parameswaran（2005: 196）認為「新聞」不同於其他文類，在再現「現實」之名下，仍被一般人視為較具權威性的文本，因此女性主義若能探究新聞閱聽人，將有助於釐清性別、公民權、政治聲音及流行文化之間的關係。

從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觀點來看，閱聽人和新聞／媒介都是社會建構下的產物，而且兩者不斷地建構彼此。一方面，既有的權力關係（尤其是性別關係）會影響新聞／媒介的建構。T. de Lauretis（1989）曾指出，電影、電視、雜誌等媒介其實都是性別科技（technologies of gender），<sup>1</sup>而性別再現正是它的建構。但這些性別科技並無固定的本質，而是受權力關係的影響，不斷地改變其性別再現。

另一方面，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新聞／媒介使用，不僅影響個人的自我建構，同時也複製或挑戰既有的權力關係。後結構女性主義以為，個人的新聞／媒介使用離不開特定的脈絡。特定脈絡是由複雜、動態的社會勢力交織而成（如：性別糾結著年齡、階級、種族等勢力），當個人在此脈絡「定位」後，他／她會援引規範（或反規範）指導其新

---

<sup>1</sup> de Lauretis（1989）以為，「性別」是一種再現，是社會和文化的建構。性別的建構是持續的歷史過程，不斷地在所有的社會機構（如：媒介、學校、家體等）中進行。

聞／媒介使用，並建構其自我認同（如：性別認同）。譬如：男性受性別社會化的影響，偏好運動新聞與清涼辣妹照。

由此來看，閱聽人作為性別化的主體（gendered subjects）既非被動，也不是完全自由，而是在權力運作底下做選擇。此涉及兩個層面：一是，脈絡有特定的歷史、慣例、機制與秩序，它能透過某些論述和實踐去生產、傳佈及自然化現有的性別規範。但同時也有其他的論述與實踐參與其中，試圖挑戰宰製的性別觀念。R. Gill（2007）即指出，因媒介市場競爭而出現的小報新聞學，以人類興趣（human interest）為導向，關切個人關係、家庭生活及情感工作，硬性新聞相對地大量縮水。表面上，新聞被陰性化（feminized），似乎能挑戰以男性為主的新聞敘事方式，但小報以女性外貌（性吸引）作為訴求策略，不但增加新聞的性慾化，也將「女性特質」建構為一種身體屬性（a bodily property），再次性慾化女性。

二是，個人在此脈絡中，一再地與性別規範協商，並藉此建構其主體性。G. MacNaughton（2000: 97）也解釋，所謂主體性（subjectivity）乃是「我們（在情感與智識上）知道有關自己在世上（ourselves-in-our-world）的方式，它描述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如何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瞭解我們自己。」當個人與各種新聞／媒介進行協商時，他／她會試圖瞭解什麼才是社會上可接受、適當的性別存在方式，並藉此（再）形塑自己對自我的感受（the sense of self）。

不過，後結構女性主義亦強調，性別無法單獨決定個人在特定脈絡中的位置，它總是交錯著其他勢力，影響個人以特定的方式去經驗「為男人」或「為女人」，同時藉此展現出男／女性特質的多元性（林宇玲，2005：112）。就此而論，後結構女性主義的「主體定位」和「多元差異」，將有助於我們釐清閱聽人和新聞／媒介之間的複雜、動態關係。

## 二、新聞識讀與數位公民權

在民主社會中，新聞的閱聽人（不論是讀者、聽眾或觀眾）總是被連結至「公民」的位置；相較於其他文本形式，新聞／媒介更肩負著形成公共意見的重責（Hermes, 2006; Lewis, 2006）。然而，究竟何種新聞知識才能促成更主動、更平等、更參與式的公民權？

根據傳統新聞學，只有被告知且有責任感的公民才能發揮理性公民權，但此論述已遭到質疑。J. Lewis（2006）即表示，傳統新聞學只服務中產、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而排斥年輕或中下階級的民眾參與。相對地，小報新聞學則能吸引更多民眾對新聞的注意，但也有學者擔憂，民眾在獲得歡愉之際，究竟是一笑置之，還是能促成小報談話（tabloid talk），也就是藉由情感投入而引發更積極的政治行動（Baumgartner & Morris, 2006; Wahl-Jorgensen, 2008）？

本研究認為，每一種新聞學背後都有一套生產機制，試圖以特有的風格去告知閱聽

人該如何成為公民——亦即公民應該關心政治事務、抑或對人類生活感興趣。每一種新聞學其實都假借「新聞」之名，以某種方式「建構」現實，形塑我們和世界、他者及自我的關係，意圖使（enabling）我們成為某種公民，同時也限制（constraining）我們的觀看方式（the way of seeing）。R. Silverstone（2004: 448）因此強調，現代閱聽人作為媒介公民（media civics），有責任發展媒體識讀，以更批判的方式去接收新聞。

媒體識讀植基於批判教育學、女性主義及文化研究的傳統，<sup>2</sup>以解構／重構文本意義（text-meaning）為導向（Hammett, 1999; Kellner & Share, 2005）。但媒體識讀並非只是一種分析技巧，而是一種解讀過程（reading process）——個人藉由解讀大眾文本，不僅能質疑媒體的再現方式，也能反思其文化經驗，發展出另類的解讀策略和反抗實踐，以轉換現有的社會不正義（林宇玲，2008；Nam, 2003; Semali & Hammett, 1999）。易言之，媒體識讀除了關心各種讀／寫技巧和符號系統外，更尋求賦權與解放的機會。

為了鼓勵年輕人善用新聞，成為更具批判性的公民，有些學者已將批判媒體識讀帶入學校課程，協助學生學習如何在更大的社會脈絡底下，檢視和質疑新聞／媒介的運作（Carter & Allan, 2005; Skinner et al, 2001; Switzer & Ryan, 2002; Turner, 2000）。問題包括：新聞／媒介作為重要的文化機制，在社會上扮演何種角色與功能？其如何受到政商勢力的影響，建構和生產什麼樣的現實，並影響公共領域的運作？新聞文本為何優於其他文本，其如何利用新聞敘事形式與技術慣例向我們訴說：「這世界正發生什麼事」？如此的新聞表現，服務了誰？誰又可能因此受害？

在新聞識讀的過程中，學生被鼓勵培養批判思考，將新聞文本連結至權力脈絡。除了辨明新聞文本背後所隱藏的宰製形式與意義外，學生還須反思自己對自我、他者及世界的認知，如何受到新聞／媒介的影響，並尋求以多元的方式重構個人和社會認同。針對年輕世代，學者們更建議以數位科技（尤其是網路）來培養學生的公民參與技巧，亦即要求他們在每日生活中，利用網路的各種服務從事更積極的公民實踐（Burgess, 2006; Carter & Allan, 2005; Coleman et al., 2008）。

承如前述，年輕人近用新聞不再只是為了被告知，而是為了尋求認同和文化表達。他們收看新聞的方式並非逐一閱讀，而是快速地檢閱，網路於是成為他們獲取新聞的重要管道。J. Hujanen & S. Pietikäinen（2004）發現，年輕人上網近用線上新聞，多快速點閱和瀏覽，而較少利用互動性功能（如：發表意見或評論），更遑論製造（或改寫）新聞文本。他們以為，新科技的潛力雖然未被實現，但其在新聞學上仍扮演「公民論壇」的角色、或是作為重要的公民權來源。

為此，本研究將藉由「媒體識讀」課程，讓年輕人學習如何質疑單向、獨白式的新聞（monologic news），並以網路作為公民實踐的場域，學習如何去回應新聞／媒介，表達自己的看法和進行公民對話（civic dialogic），此不但有助於年輕人學習如何發揮數位

---

<sup>2</sup> 有關「媒體識讀」的典範與發展，以及和批判教育學之間的關連，請參考林宇玲（2008）《兒童與網路》，第十章。

公民權，同時也能形成 Hujanen & Pietikäinen (2004) 所謂的「多元發聲的新聞學」(multivoicing journalism) 或「互動性的新聞學」(interactive journalism)。

綜上所述，本研究以「媒體識讀」課程作為研究和實踐的場域，調查大學生在識讀前後有關新聞消費和公民參與的差異。此課程將以女性主義／批判教育學的觀點設計，特別著重在新聞／媒介識讀，課程不只讓學生瞭解各種新聞學的產製過程與技術，也讓他們分享和討論自身的新聞消費經驗，並協助他們認清世界，尤其是發展性別／批判意識。為此，本研究將檢視下面三個問題：

- (一) 在識讀之前，調查性別是否、如何交錯著其他勢力影響大學生的新聞消費與公民認同？
- (二) 在識讀過程中，新聞識讀是否有助於大學生培養性別／批判意識？其如何改變大學生的新聞消費與公民參與？
- (三) 在識讀結束之際，比較和評估大學生的新聞消費和公民實踐在識讀前後的差異。

## 參、研究方法

### 一、研究方法：批判民俗誌

本研究以「媒體識讀」課程作為研究／教學的「場域」。由於識讀是特定權力脈絡下運作的產物，為瞭解大學生在課堂上所接受的「新聞識讀」對其新聞消費和公民認同的影響，本研究採用批判民俗誌 (critical ethnography) 來進行。

批判民俗誌作為一個方法學，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圖，旨在揭露壓抑並促成改變 (Gordon et al., 2001)。B. Korth (2002: 381-2) 指出，不均等的權力運作已被嵌進社會的日常生活中，且被視為理所當然，因此研究者除了掌握和批判現狀之外，也應盡力協助參與者認清其處境，並發展批判意識一同對抗霸權。此符合批判識讀的主張，允許研究者積極介入教學中，並融合研究與教學 (Hamilton, 1999)。

為此，本研究邀請所有參與者一起做研究。一方面，試圖藉此打破研究者／被研究者、教師／學生之間的層級關係與二元區分，提供一個較民主且合作的學習場所。另一方面，則給予缺乏權力者發聲的機會，讓他們在對話的過程中，說出並反思其生活經驗。M. Hamilton (1999) 認為，批判民俗誌適用於識讀教學，教師在進行研究／教學的同時，也須邀請學生做民俗誌 (do ethnography) ——亦即學生必須返回自己的生活世界去蒐集、記錄、分析自身的資料，並將其經驗說出來。為瞭解學生在教室場域內／外所經歷之事，本研究除了深入瞭解學生的活動與價值外，也鼓勵其做民俗誌，記錄並說出自身的經驗與感受，尤其讓那些沈默或未被聽到的聲音能被聽見，藉此揭開他們所面對的宰製與壓抑的處境，同時亦要求他們將課堂所學應用在日常生活中，進一步利用網路從事線上的公民實踐。

### 二、研究對象與課程／識讀教學設計

本研究選擇世新大學中文學系大一學生為研究對象，此班學生共有 56 人（22 男、34 女）。於 98 學年度上學期，先進行新聞收視的問卷調查和焦點團體座談，並於 98 學年度下學期的「媒體識讀」課程上進行新聞識讀實驗。整個課程設計包含三部分：

- (一) 識讀前：先由研究員以半結構式問卷和座談方式，掌握學生的新聞收視習慣與行為。
- (二) 識讀中：根據批判識讀的理念，在課堂上提出一套三層次的新聞識讀架構：
1. 辨識層——辨識新聞／媒介的處理方式，是否有違法之處（如：誹謗、侵害隱私、媒體審判等），抑或違背道德之虞（如：造假、侵害人權或涉及置入性行銷等）。
  2. 技術層——新聞／媒介如何利用一套生產機制去生產新聞、設定議題及建構現實？分析包括新聞媒介在權力脈絡中的位置（如：媒體的政黨傾向）、所採用的專業意理（如：新聞敘事方式）和技術慣例（如：以平面報紙為例，包含新聞放置的版面、版位、篇幅長短、標題和圖片／表格大小、內文陳述方式）等。
  3. 文化層——新聞報導發揮何種意識型態的效果？從技術層面進一步解讀新聞文本背後所隱藏的文化迷思。學生除了辨明文本的再現和其他的物質效果外，同時也被要求評論或改寫新聞文本。

新聞識讀從平面報紙擴大至電視新聞、動新聞及網路新聞；從客觀新聞學拓展至小報新聞學、另類新聞學、公共新聞學、公民新聞學及線上新聞學。學生不僅有機會識讀不同類型的新聞／媒介，同時也被要求針對相同議題，進行不同新聞／媒介的處理比較，並將所有識讀的練習放入線上學習平臺，供師生分享和討論。整個學習將從教室課堂延伸至（課後的）線上學習。

- (三) 識讀後：學生在最後識讀階段，被要求在線上設計一個新聞識讀和公民參與的實驗活動，除了報告實驗的結果外，他們也將進行自我評估——亦即，說明新聞識讀課程能否喚起他們的性別／批判意識，又對其日常的新聞消費和公民實踐能否產生具體的影響？他們如何評估數位公民權？線上行動能否幫助他們和他人產生連結，形成集體的改變力量？

## 肆、研究發現

### 一、識讀前——「男女有別」的新聞接收模式

根據問卷調查顯示，網路已成為中文系大一學生收看新聞的主要媒體。他們平時不會主動購買報紙或定期看報，大多利用零碎時間閱讀報紙（如：搭乘捷運或在外用餐時），因此取得報紙的便利性或免費與否成為其看報的關鍵。由於他們對報紙新聞並不感興趣，因此約有九成的學生表示只看特定版面；其中，女生以翻閱娛樂影劇、生活消費版為主；男性則偏好頭版、體育、社會和娛樂版。

在焦點團體座談時，我們發現兩性的確發展出「男女有別」的新聞接收模式。參與者在翻閱頭版後，旋即選擇特定版面：女生多選擇娛樂、消費版；男生則是體育、社會、



娛樂、副刊等。在新聞選擇上，男性閱讀的版面似乎比女性多，且較不排斥硬新聞，同時也較支持「公民應收看硬新聞」的主張。但在閱讀順序上，男生似乎較易受到圖片或篇幅大小的影響，而女生則以文字為主，比較會由上而下整版閱讀。

至於「收看新聞後，是否會發表意見」，七成表示多以口頭聊天的方式和別人分享，只有二成的人會在網誌上發表個人的觀感。其中，女生多在網誌上，分享美食、娛樂和購物的心得推薦；只有 4 位男生提及曾對政治、社會議題發表想法。

除了新聞收視習慣外，我們也詢問學生對小報的看法。七成表示，小報的腥煽色已對社會造成負面的影響，可謂「社會的亂源」。但有三成認為，小報的構思很好，不但方便取得，有些還免費（如：爽報），加上以圖像為主，用字淺白，十分便於閱讀。在座談時，我們發現男生比女生更喜歡圖像式的呈現（如：示意圖），他們認為這有助於快速理解新聞，女生則多持保留態度，如 F44：「有時圖片會讓人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反而不易掌握新聞」。男生也多不諱言喜愛清涼照片，如 M37：「這種照片可以調劑身心，有存在的必要性」。女生則多表反對，如 F41：「有時候在公車上，會看到男生猛盯著這版看，感覺不是很舒服，也很不雅，版面應改小一點」。儘管女生認為清涼照片有物化女性之虞，但卻喜愛消費版，如 F51：「這一版會附上特價消息，很實用，就可以貨品三家不吃虧」。女生對自己被消費版吸引，覺得「很平常」、「沒有問題」，她們也不避諱其厭惡政治新聞，並主張自己是實現型公民，「不收看硬新聞也能成為好公民」。

## 二、識讀中——提升批判意識與識讀技巧

一開始，學生對各類新聞的批評多流於表面（如：新聞立場偏頗、和現實生活無關），而較少針對新聞處理本身發表意見。本研究透過一套新聞識讀架構，讓學生學習如何從法律層、技術層及文化層逐一檢視新聞文本的問題。在多次練習後，學生至少能指出每則新聞可能觸法之處（如：媒體審判、侵害隱私或肖像權、誹謗）和使用哪些技術操弄新聞（如：置入性行銷、娛樂化新聞），但有超過半數，覺得文化層較難掌握。

此外，本研究也特別針對新聞如何再現女性形象，進行分組討論。以男性為主的兩組原本支持「豆花妹開球賽」和「比基尼辣妹街」的新聞表現，覺得「女性因為有好身材才能秀」，「成為活動的焦點也是在所難免」，但立即受到其他組的抨擊。在多次討論後，他們也能以簡報形式分享其他新聞物化女性之處。本研究發現，以文本為主的識讀課程的確有助於提升批判意識和識讀技巧，不過無法改變其原有的收視習慣，只是讓他們在接收時，變得更有意識。

## 三、識讀後——發揮有限的數位公民權

在最後階段的線上實踐，有將近七成的學生選擇公民新聞的形式，試圖以新聞報導的方式影響網友關注某些議題並促成討論。其中，多數學生選擇從日常生活著手，實驗主題從個人生活（如：自拍、熬夜、戀愛、線上遊戲等）至學校生活（如：上課遲到、外系修課、學生餐廳等），只有少數關心社會議題（如：安樂死、視障人士、富士康自殺潮）。在這些公民新聞的實驗中，有七成明確說明媒體的操作手法、或主題背後所隱

藏的刻板迷思，但有二成未能對主題進行反思，反而像是分享市場資訊。另外，有三成的學生選擇識讀實驗，試圖教導網友如何辨識新聞或廣告，其中有 6 位女生關注女性形象的再現，9 位則著重在新聞表現（包括媒體審判、腥煽色、置入性行銷等問題）。從事識讀實驗的學生似乎比前者更能說明意識型態的運作。

其次，就實驗主題的選擇，我們發現女生處理的議題比較軟性，多和個人情感或身體有關（如：姊弟戀、夜生活、防曬）；男生則偏重在學校制度（如：大陸學歷、點名制度）、體育（如：球賽、彩券）、科技（如：電腦或手機的影響）及新聞議題的討論。

在實驗自評方面，約有四成認為線上實踐不只讓他們有機會發聲，還能引起網友的共鳴，一同參與討論；但有二成對此抱持悲觀，聲稱網路的成效有限，因「大家不關心嚴肅話題」、「人氣不足，無法引起注意」、「不是面對面所以沒有效」；其他人則覺得無法評估。儘管如此，多數仍認為網路能用來表達想法，只是影響有限。有 6 位學生甚至指出，在實驗期間雖然網路迴響不大，但他們已成功影響周邊的親朋好友，改變其對新聞的看法。

## 伍、結論與建議

### 一、結論

本研究以個案方式，深入探討大學生的新聞消費和公民認同之間的關係，並以批判的「新聞識讀」介入其生活中，試圖喚起其性別／批判意識，促成公民實踐。研究有三項發現：首先，在識讀前，大多數的學生不在乎自己的公民角色，對目前的新聞報導既不相信也不感興趣，而且受社會化的影響，兩性傾向採用「男女有別」的接收模式。

其次，批判的新聞識讀的確有助於提升學生的識讀能力和批判意識，但無法改變學生的收視習慣。在期末結束之際，只有少數學生抱怨：「識讀是一件複雜、無聊的事」，其他人皆表示識讀讓自己不再受媒體的擺脫。相對於識讀前，他們感覺自己變得「更明辨是非」、「不再受人宰割」、「更有主見」、「懂得保護自己權益」、「提升公民素養」，因此就算持續原有的新聞接收模式，他們也有把握不再盲目地接收新聞。

最後，大學生雖然習慣用網路來接收訊息或交友，但有半數認為網路不適合用來從事線上公民活動，因為網友對嚴肅活動不感興趣，只能用來抒發己見，讓他人瞭解自己的想法。

### 二、限制與建議

在教學設計上，根據女性主義／批判教育學的主張，師生必須以合作、參與的方式，一同找出問題的關鍵，並尋求解決的方法。然而，世新大學的「媒體識讀」是必修課程，學生受到學分的限制，不得不配合課堂的要求而刻意從事某種識讀，但心中可能仍偏好宰製性的解讀，所以有關學生自評的部份，可能要持續觀察，或許隔段時間後再調查，更能掌握識讀對學生的影響。

## 參考書目

- 林宇玲 (2005)。〈從性別角度探討偏遠地區學童的網頁製作〉，《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9：105-156。
- 林宇玲 (2008)。《兒童與網路：從批判角度探討偏遠地區兒童網路使用》，臺北，秀威資訊科技。
- 陳憶寧、羅文輝 (2006)。〈媒介使用與政治資本〉。《新聞學研究》，88：83-134。
- 彭芸 (2004)。〈我國大學生的媒介使用、社會資本與政治信任對象之關連性〉。《新聞學研究》，79：91-133。
- 張卿卿 (2002)。〈競選新聞框架與廣告訴求對選民政治效能與信賴感的影響〉。《新聞學研究》，69：135-166。
- 劉嘉薇、陳義彥 (2005)。〈資訊時代的媒介認知、媒介行為與政治參與〉。中國政治學會主辦「多元社會、和解政治與共識民主」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2005.10.1-2。
- Baumgartner, J. & Morris, J. S. (2006). The daily show effect: Candidate evaluations, efficacy, and American youth.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34(3), 341-367.
- Burgess, J. (2006). Hearing ordinary voices: cultural studies, vernacular creativity and digital storytelling. *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20(2), 201-214.
- Carter, C. & Allan, S. (2005). Hearing their voices: young people citizenship and online news. In Thurlow, C. and Williams, A. (Eds.), *Talking Adolescenc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in the Teenage Years* (pp. 72-90), New York: Peter Lang.
- Carter, C., Branston, G. and Allan, S. (Eds.). (1998) *News, Gender and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oleman, R., Lieber, P., Mendelson, A. L. & Kurpius, D. D. (2008). Public life and the internet: if you build a better website, will citizens become engaged? *New Media & Society*, 10(2), 179-201
- de Lauretis, T. (1989). *Technologies of gender: essays on theory, film, and fic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 Deuze, M. (2008).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news work: liquid journalism and monitorial citizen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 848-865.
- Freire, P. (197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Seabury.
- Gill, R. (2007). *Gender and the media*. UK: Polity Press.
- Gordon, T., Holland, J. & Lahelma, E. (2001).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In P. A. Atkinson, A. J. Coffey, S. Delamont, J. Lofland & L. H. Lofland (Eds.),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pp. 188-203). London: Sage.
- Hammett, R. (1999). Intermediality, hypermedia, and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In L. Semali & A. W. Pailliotet (Eds.), *Intermediality: Teachers' handbook of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pp. 207-222).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Hamilton, M. (1999). Ethnography for classrooms: Constructing a reflective curriculum for literacy. *Curriculum Studies*, 7(3), 429-444.

- Harrington, S. (2008). Popular news in the 21th Century Time for a new critical approach? *Journalism*, 9(3), 266-284.
- Hermes, J. (2006). Citizenship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1(3), 295-309.
- Hujanen, J. & Pietikäinen, S. (2004). Interaction uses of journalism: Crossing between technological potential and young people's news-using practices. *New Media & Society*, 6(3), 383-401.
- Kellner, D., & Share, J. (2005). Toward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Core concepts, debates, organizations, and policy. *Discourse*, 26(3), 369-386.
- Korth, B. (2002). Critical qualitative research as consciousness raising: The dialogic text of researcher/researchee interactions. *Qualitative Inquiring*, 8(3), 381-403.
- Lavie, A. & Lehman-Wilzig, S. (2005). The method is the message: Explaining inconsistent findings in gender and news production research. *Journalism*, 6(1). 66-89.
- Lewis, J. (2006). News and the empowerment of citizen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9(3), 303-319.
- MacNaughton, G. (2000) *Rethinking gender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n.
- Meijer, I. C. (2007). The paradox of popularity: How young people experience the news. *Journalism Studies*, 8(1), 96-116.
- Meijer, I. C. (2001). The Public Quality of Popular Journalism: Developing a Normative Framework. *Journalism Studies*, 2(2): 189-205.
- Nam, S. (2003). *Remapping Pedagogical Borderlands: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as a pedagogy of freedom*. Retrieved October 26, 2007, from [http://www.allacademic.com/meta/p112195\\_index.html](http://www.allacademic.com/meta/p112195_index.html)
- Parameswaran, R. (2005). Journalism and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Retrieving the Missing Citizen Lost in the Female Audience. *Popular Communication*, 3(3), 195 – 207.
- Semali, L., & Hammett, R. (1999).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Content or process? *Review of Education, Pedag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20(4), 365-384.
- Sheridan, S. Magarey, S. & Lilburn, S (2006). Feminism in the news. In Hollows, J. and Moseley, R. (Eds.), *Feminism in Popular culture* (pp. 25-40), Oxford: Berg.
- Silverstone, R. (2004). Regulation, media literacy and media civic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6(3), 440-449.
- Skinner, D. Gasher, M. J. & Compton, J. (2001). Putting theory to practice: A critical approach to journalism studies. *Journalism*, 2(3), 341-360.
- Switzer, L. & Ryan, M. (2002). The acceptance of critical-cultural scholarship in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57(3), 213-229.
- Turner, G (2000). 'Media Wars': Journalism,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in Australia. *Journalism*, 1(3), 353-365.
- Wahl-Jorgensen, K. (2008). Disgust, pleasur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al Politics*, 4(2), 145-161.

Zelizer, B. (2004). When facts, truth, and reality are God-terms: on journalism's uneasy place in cultural studies. *Communication &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1(1), 100-119.

研究者已發表的研討會論文如下：

林宇玲 (2010)。〈在數位時代的新聞識讀教育：一套批判的新聞識讀模式〉，論文於 2010 年 12 月 10-12 日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辦的「全球傳播、本土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

林宇玲 (2010)。〈從布希亞猥褻觀論動新聞的效果：從大一學生的觀點經驗談起〉，論文於 2010 年 10 月 29 日在世新大學新聞系舉辦的「新聞的公共性與科技文化學術研討會」上發表。

參與此計畫大學部研究員所發表的相關研究論文如下：

張貴媚、劉又嘉 (2010)。「電視新聞與動新聞的敘事分析比較」，世新大學新聞學學生學術研討會論文。

陳奕加 (2011)。「婦女虐童案的報紙論述分析」，世新大學新聞學學生學術研討會論文。

## 在數位時代的新聞識讀：一套批判的新聞識讀模式\*

世新大學新聞系教授

林宇玲

### 摘要

國內新聞媒體受到泛政治化和商業化的影響，新聞品質日益惡化。新聞組織卻以民眾想看為由，而不願意改變其經營方針，因此若想改善現前的新聞環境似乎只能從民眾的收視習慣著手，特別是從年輕學子開始，透過新聞識讀教育提升其批判能力，以督促媒體改善其報導方式。

本文不同於傳統的新聞—公民模式，並不強調年輕人一定要接收嚴肅或硬性新聞，才能關心公眾事務。相反，本文受到文化研究的影響，認為年輕人雖然偏好娛樂性資訊或小報新聞，但他們在獲取文本愉悅（如：窺淫、八卦）的同時，也能藉此得知、談論、甚或參與社會上所發生之事。不過，為避免年輕人沈溺於順從性的愉悅和認同，本文仍主張藉由批判的新聞識讀教育，培養他們對新聞的解讀與產製能力。

由於大多數的學生對新聞產製過程較陌生，經常誤以為新聞文本有別於其他文類，乃是事實的反映，而非一套人為建構的論述，因此本文採用 **Knobel** 和 **Lankshear** 的批判識讀架構，發展出一套新聞識讀模式，以協助年輕學生培養新聞識讀能力。

此模式結合了新聞的讀寫技術、文本解讀及數位生產，不僅有助於提升學生的批判意識——有能力辨識和解析新聞，同時也鼓勵學生進一步利用新科技，參與新聞的生產，一同加入公民新聞的行列，共同關注社會的各類議題。

---

\* 本研究乃作者國科會研究計畫：「新聞識讀與數位公民權」（NSC 98-2629-H-128-001）之部分成果。

## 壹、前言

在民主社會裡，新聞媒體擔負守望環境和監督政府的重責，必須同時扮演制衡和論壇的角色，一面監督政府的表現，將重要訊息告知民眾；一面讓民眾關心國事，參與論壇，以維護民主政治的運作。然而，近年來台灣新聞業因為受到政經環境的影響，不僅內容越來越泛政治化和娛樂化，而且形式也愈加煽色腥，導致新聞品質日益惡化。

儘管批評聲浪四起，為了確保新聞自由，有識之士仍然呼籲不要過份依賴法律來規範新聞報導，而是透過媒體自律和閱聽人的眾律。但面對市場的惡性競爭，新聞媒體在商言商，似乎也不得不向現實低頭，犧牲其公器的角色——新聞變成了商品，賣給消費者做選擇；而不再是資訊提供予公民做決定。就此來看，若想改善現前的新聞環境，理想的做法應是從民眾的收視習慣著手，尤其是由年輕學子開始，透過新聞識讀教育提升其新聞選擇和批判能力，以督促新聞業改善其報導品質。

儘管如此，許多國內外的研究卻發現，年輕人對傳統新聞和新聞媒體並不感興趣且近用新聞時，傾向選擇娛樂化資訊（infotainment）或小報新聞（tabloid journalism），因而缺乏政治知識和參與公共事務的熱忱（王嫻雯，2002；何巧姿，2006；鄭立琦，2008；Barnhurst, 1998; Meijer, 2007; Pew Research Center, 2005）。

針對年輕人的新聞收視習慣，目前已有兩派提出不同的看法與建議。一是傳統的新聞公民模式：民眾唯有接收客觀、有用的資訊，尤其是硬性新聞（hard news），才能成為公民。因此，新聞識讀教育應要求年輕人以理性方式多關注時事，實現其公民參與。二是文化研究的新聞—消費者模式：新聞只是一種文化商品，年輕人就算選擇軟性新聞，也能以感性方式實踐其公民權，因此新聞識讀教育宜鼓勵年輕人多和新聞文本互動、對話。兩派有各自的主張和堅持，然而年輕人接受嚴肅新聞或小報新聞，究竟對其成為公民有無影響？他們又該以理性或感性的方式去培養其新聞識讀能力？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文將先檢視這兩派的論點，並說明其限制和可能遭遇的問題，然後嘗試從 Knobel 和 Lankshear 的批判識讀架構，發展出一套新聞識讀模式。此模式不僅重新審視新聞本質和讀者角色，同時結合了新聞的讀寫技術、文本解讀及數位生產，將有助於提升年輕人的批判意識，同時也鼓勵他們使用新科技，參與新聞的生產，從「新聞使用者」進一步轉換成「新聞參與者」或「新聞產製者」。

## 貳、新聞的接收模式

目前有關年輕人近用新聞的討論，主要有兩種取向，因其對新聞本質和接收者角色各有不同的預設，故有南轅北轍的識讀建議。

### 一、傳統的新聞—公民模式

此派傳承於傳統新聞學的自由民主模式（liberal democratic model），主張新聞媒體是民主社會的「看門狗」（watchdog），有義務提供民眾客觀、有用的資訊，尤其是硬性新聞，讓「正被告知」（being informed）的接收者，能關心公共事務並成為公民（Barger & Barney, 2004; Buckingham, 1997）。

由於傳統新聞學受到西方啓蒙運動的影響，堅持理性／情感、資訊／娛樂、公共／私領域應截然二分，故不論是新聞媒體或閱聽人，皆有義務和責任生產／近用理性資訊；一旦反其道而行，公共領域即會受到威脅或傷害。延續此推演，軟性新聞或小報化（tabloidization）自然被貼上負面的意涵（如：娛樂化、瑣碎化），猶如「垃圾新聞」（junk news）多看無益，只會讓民眾變得政治冷漠或缺乏社會責任感（Harrington, 2008a）。

年輕人因為年輕，不需要承擔社會責任，所以容易被商業娛樂所吸引，而變得無知、冷漠或懶散，不過這種情形會隨著年紀增長而改善（Feldman, 2007: 407; Meijer, 2007: 90）。因此，此派認為，新聞教育應該讓年輕人學會如何尋找正確、可靠的資訊。除了訓練他們分辨事實和虛構的真偽外，也應協助其瞭解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產製手法、守門過程及市場壓力。這些技巧將有助於年輕人培養理性，選擇客觀、正確的資訊，並能藉此關心和參與政治事務，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Beach, 2009; Lewis, 2006）。

國內目前有關新聞使用和公民參與的討論多採用此模式，預設硬性新聞能讓公民認識公共事務；軟性新聞則可能傷害公民對政治的信任。由於偏重在政治層面，因此研究多採用政治傳播的觀點去探討新聞報導對年輕人的政治知識、政治態度（如：興趣、冷漠、信任等）或政治參與（如：投票、集會、抗議等）的影響（劉嘉薇、陳義彥，2005；羅文輝、鍾蔚文，1991）。然而，這樣的預設在權威日漸式微且消費至上的今日，似乎已難掌握年輕人的新聞／媒體使用和公民實踐的關連（Deuze, 2008）。

在後工業的民主社會中，國家或政府對個人的控制已趨衰微，個人和他人、甚或社會網絡之間的關係卻更形密切，因此研究若只從傳統「政治」面向著手，已無法說明當代公民所需面對的問題——除政治參與外，尚包含個人因生存而引



發的種種民生問題或文化認同。這些都可能和個人切身有關，屬於私領域，但卻必須在（新聞）公共領域上討論和參與（Deuze, 2008）。因此，公／私、軟／硬二分的做法與思維，在公／私不分的今日，尤其是年輕文化中已顯得有些侷限。

M. Balnves 等人（2004）即指出，年輕人對新聞不感興趣，並不表示他們就是政治冷漠；相反地，問題癥結出在新聞報導本身。所謂的「客觀新聞」其實採用「由上而下」的模式（top-down model），而且內容以一種版本套用在眾人身上（one-size-fits-all-content）。對年輕人來說，新聞報導是從成人的觀點出發，未考量其需求與利益，自然讓他們難以察覺新聞和自身的關聯，再加上新聞的嚴肅風格，更令其缺乏動機收看（Lewis, 2006; Meijer, 2007）。

此外，新聞媒體所傳送的政治知識也不是全然地客觀、可靠，而是傾向支持既得利益者（Lewis, 2006: 305）。新聞媒體試圖以「超然」、「中立」來掩飾生產過程中的種種人為操作，新聞並非事實的反映，而是商業機制和政治勢力運作下的產物。儘管新聞媒體自稱是「第四權」，但實情卻是權力結構的一部份，透過新聞報導來合理化現狀。是以，收看新聞雖然有助於年輕人關心國事，但卻可能因此成為良民——順從宰制的觀點。

由此來看，傳統模式以年輕人接收新聞的表象內容（如：主題、性質或風格）來推論其公民表現，似乎顯得有些簡化，不但疏忽年輕人的媒體經驗和其在政治領域外的公民參與，同時也未能察覺新聞媒體和權力結構之間的複雜關係，導致此模式只能用於解釋硬性新聞和政治參與的關聯。

## 二、文化研究的新聞—消費者模式

不同於傳統新聞學，文化研究並未將新聞當成「資訊」，而是「故事」（story）——由新聞媒體所販售的文化商品，故未強調其正確性或客觀性，反而關心新聞以何方式被包裝成「事實」，在公共領域中訴說有關這個世界的故事（Feldman, 2007; Zelizer, 2004）。

因此，對文化研究者來說，軟性新聞或小報化既不比嚴肅新聞來得低俗，也未必會對民主政治造成傷害；相反地，它只是提供「另一種」版本的故事。有別於傳統的理性、公共取向，小報新聞較偏重在私領域和消費議題上，而且新聞報導多強調人情趣味性，也允許情感涉入。這些策略原是用來訴求女性讀者的，現在卻成了小報選擇和書寫新聞的標準，故小報又被視為「陰性化」（feminization）的新聞（Wahl-Jorgensen, 2008）。它有助於挑戰主流、以男性為中心的新聞學典範，不僅可以讓陰性化的論述在公共領域中佔有一席之地，也能讓更多的婦女、年輕人、低教育程度者願意近用新聞，並以感性的方式實現其公民權（Harrington,

2008a)。

D. Buckingham (1997) 即指出，年輕人之所以偏好通俗新聞，主要是因為傳統新聞學援用白人、中年男性的觀點，導致新聞變得既無趣又難理解，無法和其生活產生關聯或共鳴。就此來看，軟性、通俗新聞對新聞學的發展不盡然是一種威脅，反而是一種擴展 (extension)；亦即，以人情趣味或娛樂化的新形式來吸引更多閱聽人，尤其是年輕人的青睞 (Feldman, 2007)。

而年輕人收看新聞，就和他們消費其他文類是沒有兩樣。他們不是以「好公民」或「資訊搜尋者」的角色去接收新聞；相反地，他們是快樂的消費者 (happy consumers)，為了享受樂趣 (fun) 才消費新聞 (Hermes, 2006)。文化研究者放棄了傳統的道德預設——好公民應依賴正確的政治資訊，避免小道消息，改從文化消費和「愉悅」(pleasure) 的角度著手，試圖解釋年輕人如何藉由閱讀小報，在獲取愉悅 (如：窺淫、八卦) 的同時，也得知、談論、甚或參與社會上所發生之事 (Buckingham, 1997; Wahl-Jorgensen, 2008)。

在意見形成過程中，「情感」顯然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不但能喚起年輕人去關注和自身相關的議題，也能創造話題，讓他們透過小報談論 (tabloid talk) 和他人連結在一起。換言之，年輕人消費通俗新聞，其實也能從事公民參與，或建構自己的文化認同 (如：響應綠色消費) 或對抗官方論述 (如：懷疑政治人物的保證)。公民參與已從過去的政治領域逐漸擴大至消費領域，和消費行動結合在一起 (Deuze, 2008)。

因此，在此模式底下，新聞教育的重點不再是辨明新聞內容的真偽或虛實，而是深入去瞭解新聞如何在「事實」、「真相」的名義底下，成為較具權威性的論述，進而影響年輕人的世界觀。其次，應協助年輕人察覺新聞報導和切身生活的關聯，並主動和各種新聞文本互動、對話，甚至回嘴 (talk back)，以避免被媒體操弄或誤導 (Hartley, 1996)。

就今日的媒體發展來看，新聞—消費者模式似乎較能解釋當代年輕人的新聞使用習性。尤其當新聞業逐漸走向商業導向之際，年輕人當然也會根據自己的喜好和經驗去接收新聞，並利用它們去形塑自己的認同或促進人際之間的互動。不過，文化研究似乎也高估了年輕人的自主性和反叛力。當他們接觸新聞時，未必會主動賦予文本意義，可能只圖一時的反應性或順從性的愉悅，完全沈浸在新聞的煽色腥手法上，而未有太多的省思，更遑論發展出協商性或反對性的解讀。

此外，文化研究雖然肯定小報新聞的通俗形式 (popular form)，但其論述仍未跳脫二元的架構——也就是主張成人／年輕人、中產／勞工階級、男／女性各

有不同的特質、興趣及品味，因而偏好不同的新聞型態。表面上來看，陰性化的  
小報新聞能滿足年輕人、中低階級或女性的需求與閱讀習慣，提供更多元的新聞  
處理方式，但年輕人／中低階級／女性和小報／軟性新聞的連結，在某種程度  
上，仍無法顛覆傳統／硬性／男性新聞在新聞論述上的宰制位置，反而持續貶抑  
陰性的書寫與閱讀風格。同時，在「不同需求」的論證下，也間接合理化小報的  
商業走向，讓新聞媒體免於缺乏自律的苛責。

事實上，小報新聞雖然可以引起注意和談論，但因其內容較為淺薄、瑣碎，  
所以多流於閒聊（small talk），而較難引發集體、廣泛的關注與行動（Meijer,  
2007）。這一方面當然是因為新聞報導缺乏實質內容所致；但另一方面，閱聽人也是  
責無旁貸。在消費導向底下，年輕人只顧愉悅自己而忽略了閱聽人倫理  
（audience ethic），減少對他人的關懷。R. Silverstone（2004）指出，媒體消費應  
視為一種社會實踐，個人藉由日常的媒體消費去瞭解、關切這個世界，展現其對  
自己、他人、社群和全球的責任。他認為，消費者只有在有意識、批判的觀看底  
下，才能正視媒體的再現問題，發揮其公民權（如：抗議媒體的侵權行為）。

為此，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年輕人和新聞之間的關係，並發展一個批判的新  
聞識讀架構，同時考量年輕人的消費者—公民角色，也就是讓個人在追求愉悅的  
當下，也能意識到自己對他者的責任，共同努力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 參、年輕文化與改變中的公民權

承如前述，我們可以發現年輕人的新聞消費與公民表現之間的關聯，不論是  
拒絕硬性新聞或喜愛軟性新聞，其實都是一種文化表達。Buckingham（1997: 361）  
認為，年輕人和新聞之間的危機關係，正好提供我們一個機會重新反思公民權的  
本質。

在充滿不確定的後工業社會裡，年輕人已趨向後物質的政治（post material  
politics），不但對民主過程感到不滿，也不關心國家政事或新聞報導，反而關切  
生活型態的價值，對人權、環境品質、消費議題感到興趣。這種生活型態的政治  
（lifestyle politics）讓年輕人主動尋求和其生活相關的資訊，以期獲得認同和支  
持（Bennett et al., 2008; Buckingham, 1997）。顯然，公民權的本質已隨著社會環  
境的改變而產生一些變化。

針對年輕人的公民表現，W. L. Bennett（2007; 2008）指出，目前研究已出現  
兩種典範：一是閒散的年輕人典範（disengaged youth paradigm）：延續傳統的看法，  
主張年輕人既不參與政治相關的活動，也不接觸新聞，只依賴娛樂資訊，因此  
很難促成公共行動。

二是參與的年輕人典範 (engaged youth paradigm)：年輕人渴望自我實現，隨著更多公共表達的自主形式 (autonomous forms) 出現，向來對政治冷漠的他們，也能透過新科技將其認同呈現至集體空間 (如：同儕網絡或線上社群)，除了表達自我外，同時也建立社群或形成鬆散的連結。

在這兩種典範底下，也發展出兩種公民模式 (見表一)。一是有責任感的公民模式 (dutiful citizen model, 簡稱 DC)：即是主流模式，主張公民藉由收看新聞得知和政府有關的議題，並關心其後續發展。傳統新聞學即是針對此模式的公民而設計，他們是被告知的公民，能吸收抽象、平衡、客觀的資訊，並加以應用 (如：藉此關心公共事務或作為投票依據)。

二是實現的公民模式 (actualizing citizen model, 簡稱 AC)：公民不再信任媒體和政客，認為個人有責任使用社會網絡和媒介所提供的不同工具去定義和表達其認同。不同於傳統世代，年輕人以消費、生活型態作為政治行動的重要場域，並透過新聞／媒體的使用來表達其多元、流動的文化認同。

表一 在後工業民主中的公民認同典範

實現的公民 (AC) 新興的年輕人經驗	有責任感的公民 (DC) 傳統公民教育的理想型
對參與國家政事的責任感降低	有強烈的責任感對於參與政府相關的活動
相較於投票，更著重在生活型態的政治：如關心消費主義、擔任社區志工、參與國際性行動 (如：環保運動)	投票是重要的民主行動
不信任媒體和政客：較少順從新聞所報導的政治	對媒體和領導人有高度信任：較會順從新聞所告知的有關國家政事之議題
為了社會行動而加入鬆散的網絡：透過數位媒介成立或維持某種友誼、同儕關係或社會聯繫	加入社會組織、利益團體、政黨等：透過大眾媒介動員支持

資料來源：參考 Bennett et al. (2008: 8) 和 Bennett (2008: 14)

傳統新聞學所採用的由上而下、單向傳播模式，已不再適用於年輕人。他們不再是等待被告知的公民，而是快樂的消費者，藉由選擇、消費某些文本，或利用新科技去建構和尋求其文化認同，發揮 Buckingham (1997) 所謂的「後現代的公民權」(postmodern citizenship, 抑或 L. Dahlberg (2007) 所提倡的「數位公民權」(digital citizenship)。

如果我們只採用傳統 DC 模式，將無法看到年輕人在變遷社會中已改變的公民認同和公民權型態（style）。有別於傳統世代受責任束縛的參與（duty-bound engagement）方式，年輕世代不喜歡近用和其生活型態無關的資訊，也較少參與階層性的組織活動（如：政黨或選舉活動）。相反地，他們偏好自由探索各種觀念，參加水平、流動性的個人網絡，以及尋求更具參與性、情感性的公共承諾（林宇玲，2009）。

Bennett（2008）也強調，在數位時代，我們不應忽略或貶抑年輕人所展現的新形式公民權型態，但須鼓勵他們學習更多技巧，尤其是數位技巧，將其關切（如：環保議題）形成公共聲音，以進入政治過程內影響決策。

就此來看，年輕人消費不同類型的新聞，可能產生不同形式的公民認同和公民參與。爲了擴大和深化年輕人的關切，並減少受到新聞報導（不論是標榜客觀或是煽色腥的新聞）的誤導，新聞識讀在此過程也就變得不可或缺。

#### 肆、批判的新聞識讀

在民主社會裡，新聞相較於其他文本形式，更能影響公共意見的形成，因此新聞的閱聽人（不論是讀者、聽眾或觀眾）總是被連結至「公民」的位置（Hermes, 2006; Lewis, 2006）。然而，究竟何種新聞知識才能促成更主動、更平等、更參與式的公民權？

根據傳統新聞模式，只有正確的政治資訊才能發揮理性的公民權，但此論述已遭到質疑。J. Lewis（2006）即表示，傳統新聞學只服務中產、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而排斥年輕或中下階級的民眾參與。相對地，小報新聞學則能吸引更多民眾對新聞的注意，但也有學者擔憂，民眾在獲得歡愉之際，究竟是一笑置之，還是能藉由小報談論而引發更積極的政治行動（Baumgartner & Morris, 2006; Wahl-Jorgensen, 2008）？

事實上，每一種新聞學背後都有一套生產機制，試圖以特有的風格去告知閱聽人該如何成爲公民——亦即公民應關心政治事務、抑或對人類生活感興趣。每一種新聞學其實都假借「新聞」之名，以某種方式「建構」現實，形塑我們和世界、他者及自我的關係，意圖使（enabling）我們成爲某種公民，同時也限制（constraining）我們的觀看方式（the way of seeing）。R. Silverstone（2004: 448）因此強調，現代閱聽人作爲媒體公民（media civics），有責任發展媒體識讀（media literacy），以更批判的方式去接收新聞。

#### 一、Lankshear 和 Knobel 的批判識讀模式

批判的媒體識讀植基於批判教育學的傳統，<sup>1</sup>以解構／重構文本意義（text-meaning）為導向（Hammett, 1999; Kellner & Share, 2005）。P. Freire（1970）指出，教育的目的不僅是教學生識字（read the word），還必須協助其認清世界，也就是教師在提高學生的識讀能力和知識水準的同時，也應培養其批判意識，讓他們察覺自身的處境，並願意改變世界。受到 Freire 的影響，識讀的社文模式（the sociocultural model of literacy）被提出來，強調識讀並非一套中立、標準的讀寫技術，而是特定權力運作下的產物（Giroux, 1987; Knobel & Lankshear, 2002; Warschauer, 1997）。

「社會」其實是一個爭奪資源與再現系統的場域，只有少數團體或個人有權力近用經濟、社會或文化手段去定義「規範」和「標準」，導致知識的生產總是結構性地傾向宰制，並透過各種的文本—銘記（text-inscription）形式（不論是平面或數位形式）提供我們有關「現實」的解釋（Kretovics, 1985; Lankshear & Knobel, 1998）。換言之，這個世界正藉由字詞、文法、慣例等設置（devices）而被建構出來，語言在這過程中不只是工具，同時也發揮「命名世界」（naming the world）的權力效果——透過這套知識的生產，自然化了宰制團體的利益並強化現狀。

而批判識讀的旨趣就是在調查文本所建構的「合理世界」（possible world），一面揭露文本背後所隱藏的再現和其他物質效果，一面尋求重寫（rewrite）這些效果的可能性。因此，它至少涉及下列三個層面（Lankshear & Knobel, 1998）：

- （一）技術（operational）層：著重在識讀的手段（means），和語言系統有關。因為經由語言的中介能產生識讀，因此個人必須學習如何使用語言，利用它有效地完成識讀任務。
- （二）文化層：涉及識讀的意義層次。不論是識讀行動或識讀事件（literacy events）都受限於特定的脈絡和內容，所以個人必須瞭解文本和特定脈絡的關係，並能正確地評估其意義。也就是個人知道為何和如何採用某種「適當」的讀寫方式，去生產特定的意義。
- （三）批判層：關係到識讀的建構本質。亦即，個人意識到所有的社會實踐和意義系統都是被選擇且被建構出來，以再現某種特定的意義。在此層次，個人不再只是被動地接受意義系統，而是有能力發展自己的語言，以不同方式去轉換它們，生產新的意義。

就識讀的社文模式來看，任何讀寫或識讀活動都不是單純的功能性技巧

---

<sup>1</sup> 有關「媒體識讀」的典範與發展，以及和批判教育學之間的關連，請參考林宇玲（2008）《兒童與網路》，第十章。

(functional skills)<sup>2</sup>，而是意義的產製 (meanings-making)，藉由讀／寫或解碼／製碼文本的意義，個人和不同的價值、目標、認同、社會聯繫等產生關連，因此識讀是一種社會實踐，多少和存在世界的方式 (ways of being in the world) 有關。

過去的識讀活動大多侷限在平面媒體，然而隨著科技的推陳出新，網路已成爲當代年輕人的最愛，但有關新媒體的識讀和實踐卻鮮少被討論。Knobel 和 Lankshear (1998; 2002) 因此建議，今日的批判識讀也應包含數位科技，從三層面著手：1、技術層—偏重在媒體／科技的技術操作，協助學生學習如何操作媒體，以便讀／寫各種文本；2、文化層—關注於意義的建構，讓學生瞭解如何在特定脈絡裡，使用特定媒體技術完成適當的識讀任務；3、批判層—著力於批判現狀，鼓勵學生除了辨明文本的再現和召喚效果外，也能以不同方式重寫或生產文本。

顯然，對 Knobel 和 Lankshear 來說，識讀並不是靜態的分析技巧，而是一種解讀過程 (reading process)，總是在解碼與製碼當中——藉由解讀大眾文本，個人不僅能質疑媒體的再現方式，也能反思其文化經驗，發展出另類的解讀策略和反抗實踐，尤其是善用新科技參與意義的生產，轉換現有的不正義 (Knobel & Lankshear, 1998; Lankshear, 1999)。易言之，媒體識讀除了關心各種讀／寫技巧和符號系統外，也應協助閱聽人成爲有責任感的生產者，尋求賦權與解放的機會。

## 二、批判的新聞識讀

Knobel 和 Lankshear 的識讀模式亦能應用在新聞識讀的教學與實踐上，藉此協助年輕人學習如何在更大的社會脈絡底下，檢視新聞／媒體的運作，同時參與新聞的生產 (Skinner et al, 2001; Switzer & Ryan, 2002;)。

首先，在技術層。新聞識讀應讓年輕人近用各種媒體形式的新聞文本，利用不同的新聞來源去瞭解世界，並應用到日常生活中。爲此，年輕人除了須瞭解如何搜尋和取得所需的新聞外，也應明白不同的科技形式如何左右新聞的表現，進而影響閱聽人對事實的認知。譬如：平面新聞以靜態的圖文爲主，利用報紙的版性（如：政治版、娛樂版等）、版位（新聞在版面的位置）、標題大小、字體、照片、表格等方式來影響讀者對新聞事件的知覺（如：議題的重要程度和方向）；而電視新聞則以動態影象爲主，利用新聞播出的時段、時間長度、寫實畫面、旁

---

<sup>2</sup> 傳統的識讀自主模式 (autonomous model of literacy) 主張識讀是一種功能性、抽象、中性的讀寫技術。個人一旦擁有 (have) 此技術，就能有效地利用它在不同的地方、以達成各種目的 (Lankshear & Knobel, 2005)。

白、音效、電腦特效等手法來左右觀眾對新聞事件的感受。另外，目前鬧得沸沸揚揚的動新聞則以動畫模擬為主，除了畫面採用寫實影像結合動畫模擬外，在新聞報導上也常以第一人稱（如：當事人）和第三人稱（如：旁觀者）互換的方式進行，讓觀看者猶如置身現場，目睹事件的發生。

其次，在文化層。新聞識讀應鼓勵年輕人掌握和質疑「新聞」文本的特殊性，問題包括：新聞／媒體作為重要的文化機制，不論是標榜「客觀」的新聞媒體或「小報」媒體，在社會上扮演何種角色與功能？其如何參與意義的生產和循環，以影響公共領域的運作？新聞／媒體如何受到政商勢力的影響，建構和生產什麼樣的現實？新聞文本為何優於其他文本，其如何利用新聞價值、敘事形式、技術慣例等向我們訴說：「這世界正發生什麼事」？而再現的現實中，是凸顯或排斥了誰的觀點？如此的新聞表現，服務了誰？誰又可能因此受害？

藉由這些問題，將能幫助年輕人權衡新聞文本的經濟、社文、政治及美學效果和意識型態，將新聞和權力、利益連結在一起。在識讀的過程中，年輕人不但能鑒別不同新聞／媒體之間的差異，包括辨析組織背後的經營權與控制權、消息來源、新聞慣例、呈現方式等，也願意進一步監督新聞／媒體的表現。

最後，在批判層。年輕人開始質疑新聞的客觀性，並將新聞文本連結至權力脈絡。除了辨明新聞文本背後所隱藏的宰制（或反對）形式與意義外，他們也深切反思自己對自我、他者及世界的認知，如何受到新聞／媒體的影響，並尋求以多元的方式重構個人和社會認同。

由此來看，批判的新聞識讀模式將有助於年輕人培養閱聽人倫理，透過解讀和重構新聞文本，一面介入自身的認同形塑，尤其是成為實現的（AC）公民；一面培養社會責任，關心周遭的事物，並利用新聞形式（如：參與公民新聞的產製），尋求改變的契機。

## 伍、結論

在數位時代的媒體環境已變得越來越豐富，不但有各種新聞媒體（如：報紙、電視、網路等），還有多元的新聞典範，包括客觀新聞學、小報新聞學、公民新聞學、網路新聞學等，年輕人的新聞選擇也因此變得更複雜，不再是二元的新聞接受模式（如：硬／軟新聞、理性／感性、公民／消費者）所能囊括，因此本文試圖跳脫傳統的二元框架，從批判識讀的觀點，重新發展新聞識讀模式，以協助年輕人從事新聞消費與公民實踐。

「新聞」是一套人為建構的論述，背後隱藏著特定的生產機制，左右新聞報



導的方向與表現。然而，不同新聞學各有不同的知識邏輯，除了定義新聞價值、新聞書寫外，也具體說明新聞媒體應扮演何種角色、發揮何種功能。儘管新聞產製不盡相同，但所有新聞學都被嵌進現有的權力脈絡裡，受到政經、文化勢力的干預，且能發揮真理／權力的效果。換言之，每種新聞學皆隱藏著一套知識／權力的預設，意圖影響閱聽人對世界或現實的看法，從而挑戰或順從既有的權力運作。

因此，當年輕人在近用新聞／媒體時，可能因不瞭解新聞的產製過程，在「新聞＝事實」的宣稱下受到誤導，而影響其公民參與。為擴大和深化年輕人公民實踐的範圍與程度，本文試圖提出一套「新聞識讀」模式，協助其反思平日的新聞／媒體使用，並鼓勵其從事線上的公民實踐。

針對年輕世代，學者們認為，新科技（尤其是網路）能用來培養年輕人的公民參與技巧（Burgess, 2006; Coleman et al., 2008）。然而，J. Hujanen 和 S. Pietikäinen（2004）卻發現，年輕人上網近用線上新聞，多快速點閱和瀏覽，而較少利用互動性功能（如：發表意見或評論），更遑論製造（或改寫）新聞文本。他們認為，新科技的潛力雖然未被實現，但其在新聞學上仍扮演「公民論壇」的角色或是作為重要的公民權來源。

由於網路具有雙向互動性，不但能接收亦能生產，從簡單的回信、發表意見、評論、參與討論至生產自己的文本，讓年輕人從新聞使用者／消費者轉變成參與者或製造者。就此來看，網路能提供新形式的公民實踐，讓年輕人和新聞、他人、社會產生連結，發揮數位公民權（Dahlberg, 2007; Hermes, 2006）。

為此，本文主張透過「新聞識讀」的相關教學與實踐，讓年輕人學習如何質疑單向、獨白式的新聞（monologic news），並以網路作為公民實踐的場域，學習如何去回應新聞／媒體，表達自己的看法和進行公民對話（civic dialogic），此不但有助於年輕人學習如何發揮數位公民權，同時也能形成 Hujanen 和 Pietikäinen（2004）所謂的「多元發聲的新聞學」（multivoicing journalism）或「互動性的新聞學」（interactive journalism），讓當代的年輕人不僅能瞭解各種新聞學的產製過程與技術，也讓其分享和討論自身的新聞消費經驗，並協助他們認清世界，尤其是發展批判意識，共同參與社會的改造工作。

## 參考書目

- 王嫻雯 (2002)。〈影響台北市青少年學生電視識讀能力相關因素之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何巧姿 (2006)。〈台北地區大學生電視新聞識讀能力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 林宇玲 (2009)。〈賦權概念下的兒童數位識讀與公民參與〉，《「傳播科技與軍事傳播」學術研討會論文輯》。台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頁 211-227。
- 林宇玲 (2008)。《兒童與網路：從批判角度探討偏遠地區兒童網路使用》，台北，秀威資訊科技。
- 劉嘉薇、陳義彥 (2005)。〈資訊時代的媒介認知、媒介行為與政治參與〉。中國政治學會主辦「多元社會、和解政治與共識民主」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2005.10.1-2。
- 鄭立琦 (2008)。〈大學生對電子報與傳統報的閱讀行為差異分析—以南台科技大學學生為例〉。南台科技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羅文輝、鍾蔚文 (1991)。〈電視新聞對青少年政治知識的影響〉，《新聞學研究》，45: 81-99。
- Balnaves, M., Mayrhofer, D. & Shoesmith, B. (2004). Media professions and the new humanism. *Continuum*, 18(2), 191-203.
- Barnhurst, K. G. (1998). Politics in the fine meshes: young citizens, power and media.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0, 201-218.
- Barger, W. & Barney, R. D. (2004). Media-citizen reciprocity as a moral mandate.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9(3&4), 191-206.
- Baumgartner, J. & Morris, J. S. (2006). The daily show effect: Candidate evaluations, efficacy, and American youth.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34(3), 341-367.
- Beach, R. (2009). News literacy & K-12 teaching standards. Retrieved March 21, 2010, from <http://teachingliterature.typepad.com/teachingmedia/2009/03/news-literacy-k-12-teaching-standards.html>
- Bennett, W. L. (2008). Changing citizenship in the digital age. Retrieved Dec. 12, 2008, from <http://www.mitpressjournals.org/doi/pdf/10.1162/dmal.9780262524827.001>
- Buckingham, D. (1997). News media,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popular citizenship: towards a new agend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4(4), 344-366.
- Burgess, J. (2006). Hearing ordinary voices: cultural studies, vernacular creativity and digital storytelling. *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20(2), 201-214.
- Coleman, R., Lieber, P., Mendelson, A. L. & Kurpius, D. D. (2008). Public life and

- the internet: if you build a better website, will citizens become engaged? *New Media & Society*, 10(2), 179-201
- Dahlberg, L. (2007). 'Do-it yourself' digital citizenship: A preliminary interrogation. *New Zealand Sociology*, 22(1), 104-111.
- Deuze, M. (2008).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news work: liquid journalism and monitorial citizen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 848-865.
- Feldman, L. (2007). The News about comedy: Young audiences, The Daily Show, and evolving notions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8(4), 406-427.
- Freire, P. (197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Seabury.
- Harrington, S. (2008). Popular news in the 21st Century Time for a new critical approach? *Journalism*, 9(3), 266-284.
- Giroux, H. A. (1987). Introduction: Literacy and the pedagogy of political empowerment. In Freire, P. & Macedo, M. (eds.). *Literacy : Reading the word & the world* (pp. 1-27). London :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Hartley, J.(1996). *Popular Reality*. London: Arnold .
- Hermes, J. (2006). Citizenship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1(3), 295-309.
- Hujanen, J. & Pietikäinen, S. (2004). Interaction uses of journalism: Crossing between technological potential and young people's news-using practices. *New Media & Society*, 6(3), 383-401.
- Kellner, D., & Share, J. (2005). Toward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Core concepts, debates, organizations, and policy. *Discourse*, 26(3), 369-386.
- Kretovics, J.R. (1985) Critical literacy: challenging the assumptions of the mainstream, *Journal of Education*, 167, 50-62.
- Knobel, M. & Lankshear, C. (2002). Critical cyberliteracies: What young people can teach us about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world. Retrieved September 1, 2004, from <http://www.geocities.com/c.lankshear/cyberliteracies.html>
- Lankshear, C. (1999). Digital rhetorics: Literacies and technologies in classrooms-current practic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Queensland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5(1), 141-148. Retrieved Nov. 26, 2007. <http://education.curtin.edu.au/iier/qjer/qjer15/lankshear.html>
- Lankshear, C. & Knobel, M. (2005). Digital literacies: Policy, pedagogy and research considerations for education, Opening Plenary Address to ITU Conference Oslo, Norway. 20 October 2005. Retrieved March, 11, 2010, from <http://reocities.com/lanbeltalks/Oslo.pdf>
- Lewis, J. (2006). News and the empowerment of citizen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9(3), 303-319.
- Meijer, I. C. (2007). The paradox of popularity: How young people experience the

- news. *Journalism Studies*, 8(1), 96-116.
- Silverstone, R. (2004). Regulation, media literacy and media civic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6(3), 440-449.
- Skinner, D. Gasher, M. J. & Compton, J. (2001). Putting theory to practice: A critical approach to journalism studies. *Journalism*, 2(3), 341-360.
- Switzer, L. & Ryan, M. (2002). The acceptance of critical-cultural scholarship in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57(3), 213-229.
- Wahl-Jorgensen, K. (2008). Disgust, pleasur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al Politics*, 4(2), 145-161.
- Warschauer, M (1997). A sociocultural approach to literacy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CALL. In K. Murphy-Judy & R. Sanders (Eds.), *Nexus: The convergence of research & teaching through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pp. 88-97). Durham: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 Zelizer, B. (2004). When facts, truth, and reality are God-terms: on journalism's uneasy place in cultural studies. *Communication &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1(1), 100-119.

# News Literacy in the Digital Age: A Model of Critical News Literacy

Yuling Lin

## Abstract

Taiwan's news media are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environment. News quality is getting worst. But news institutions argue that people want to see the extent so that they are reluctant to change their operation principles. Therefore, if we want to improve news quality, the news reception patterns of people have to be changed. Especially, young students shall be asked to enhance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through media education, in order to urge news media to improve their ways of reporting.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model of news-citizen, this paper does not emphasize that young people are concerned with public matters only through receiving serious news or hard news. On the contrary, influenced by cultural stud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young people prefer to entertainment information or tabloid news, but they are also informed, talk about, or even participate what happened in the society, while they get pleasure in reading those texts (e.g. voyeurism, gossip). However, in order to avoid dominated pleasures and identities of young people, this paper still advocate that young students have to enhance their competence of news reading and production by learning critical news literacy.

Because most of the students are unfamiliar with the process of news production, they often misunderstand that news as facts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 genre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critical literacy proposed by Knobel and Lankshear,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model of critical news literacy, in order to help young students cultivate their ability of reading news.

This model combines news media technologies, reading texts and digital production. It will not only help to raise students' critical awareness to identify and analyze news, but also encourage students to use new technologies (e.g. internet) to participate in news production, and adopt citizen journalism to express their concerns and opinion.

#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1/03/24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新聞識讀與數位公民權: 從女性主義/批判教育學檢視大學生的線上公民實踐
	計畫主持人: 林宇玲
	計畫編號: 98-2629-H-128-001- 學門領域: 傳播教育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8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林宇玲		計畫編號：98-2629-H-128-001-					
計畫名稱：新聞識讀與數位公民權：從女性主義／批判教育學檢視大學生的線上公民實踐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1	2	100%	篇	〈從布希亞猥褻觀論動新聞的效果：從大一學生的觀點經驗談起〉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2	0	100%		〈在數位時代的新聞識讀教育：一套批判的新聞識讀模式〉
		專書	0	0	10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本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p>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p>	<p>參加媒體識讀的相關國中小教學活動，如示範動新聞的識讀。</p>
--	------------------------------------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2011），〈從布希亞猥褻觀論動新聞的效果：從大一學生的觀點經驗談起〉，《新聞的公共性與科技文化》。台北：風雲出版。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為限）

本研究是國內少數從女性主義觀點，檢視年輕人的新聞消費、新聞識讀，以及公民參與的研究。不同於過去的性別與新聞研究或政治傳播研究，本研究不再採用二元對立的架構（亦即軟／硬性新聞、小報／客觀新聞學、無／有責任心的公民之分），而是在複雜、動態的權力脈絡底下，檢視年輕人如何受到性別交錯著其他勢力的影響，而偏好使用某種新聞學／新聞類型或從事某種公民活動。

此外，本研究也嘗試將研究與實踐結合，透過發展一套批判的新聞識讀去改變學生的新聞消費與公民認同。因此，在教育上，本研究有助於教師思考如何利用批判識讀喚起學生的性別／批判意識，讓其反省自身的處境，將課堂所學化為實際的社會實踐，改變其認同並參與社會轉換。

在學術上，本研究的結果將能豐富性別與新聞學研究、媒體識讀研究、年輕文化與公民研究，以及性別與科技研究等，而且有助於國內學者重新思考新聞／新聞學對年輕公民的影響，尤其是有關年輕公民與軟性／小報新聞的負面預設。

在社會實踐上，本研究除了幫助學生瞭解新聞／媒介的運作外，也鼓勵他們利用網路科技，進一步和公共領域對話，一面參與互動性新聞學；一面發揮數位公民權，學習以集體（或集結）的方式參與社會行動。